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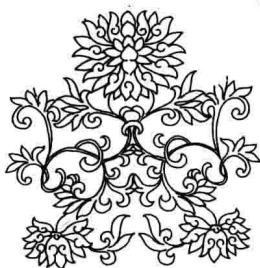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北京

第五卷

1949—1976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第五卷

1949 — 1976

1949—1976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- 孙犁·山地回忆 赵树理·登记
石言·柳堡的故事（存目）
路翎·洼地上的“战役”
陆文夫·小巷深处 李纳·姑母
王愿坚·党费（存目）
王蒙·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
钟理和·贫贱夫妻 林海音·驴打滚儿
林斤澜·台湾姑娘 李国文·改选
张爱玲·五四遗事（存目） 杨念慈·前尘（存目）
茹志鹃·百合花 彭歌·象牙球
司马中原·野烟
白先勇·永远的尹雪艳
王汶石·沙滩上 汪曾祺·羊舍一夕
陈若曦·最后夜戏
老舍·正红旗下（存目）
陈映真·将军族 欧阳子·花瓶
-



目 录

1949——1976

小 说

孙 犁

山地回忆(3) 正 月(10)

铁木前传(存目)

萧也牧

我们夫妇之间(19)

赵树理

登 记(37) “锻炼锻炼”(62)

石 言

柳堡的故事(存目)

路 翎
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(82) 初 雪(存目)

峻 青

黎明的河边(存目)

王愿坚

党 费(存目) 七根火柴(123)

王 蒙
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(127)

陆文夫

小巷深处(163)

李 纳

姑 母(178)

宗 璞

红 豆(188)

林斤澜

台湾姑娘(217) 新 生(237)

耿龙祥

明镜台(247)

李国文

改 选(251)

沈虎根

小师弟(264)

钟理和

贫贱夫妻(280)

杜鹃程

在和平的日子里(存目)

康 濯

水滴石穿(存目)

林海音

驴打滚儿(291)

琦 君

长沟流月去无声(305)

聂华苓

一朵小白花(321) 珊珊,你在哪儿(存目)

彭 歌

象牙球(335)

张爱玲

五四遗事(存目)

孟 瑤

孤 雁(存目)

杨念慈

前 尘(存目)

司马中原

野 烟(349)

茹志鹃

百合花(360)

高 缨

达吉和她的父亲(存目)

马 烽

我的第一个上级(存目)

邓 洪

潘 虎(存目)

菡 子

万 妞(存目)

白先勇

玉卿嫂(369) 永远的尹雪艳(409)

游园惊梦(存目)

丛 甦

盲 猎(423)

王汶石

沙滩上(429)

陈翔鹤
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(459)

汪曾祺

羊舍一夕(472)

黄秋耘

杜子美还家(存目)

西戎

赖大嫂(499)

牟崇光

在大路上(512)

刘厚明

山重山(存目)

陈若曦

最后夜戏(526)

老舍

正红旗下(存目)

於梨华

雪地上的星星(534)

朱西宁

破晓时分(存目)

王文兴

海滨圣母节(存目)

陈映真

将军族(561)

徐 讷

小人物的上进(575)

欧阳子

花瓶(605)

钟肇政

中元的构图(616)

七等生

我爱黑眼珠(存目)

刘 以

链(存目)

杨海宴

矮檐下(存目)

段彩华

鸟 叫(存目)

1949—1976

小 说

孙 犁

山地回忆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中纺的织纺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，特别感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是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、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像炕台那样大，或者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、不规整的、有时是尖形的、有时是半圆形的、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黍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

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冬天，该是1941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。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？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像带霜的柿叶，水冻肿了她的手，像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的望着我，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上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那

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涨了。登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得，也笑不得。

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们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，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次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“光着脚打下去吗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说什么?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,“我问你为什么不要穿袜子,脚不冷吗?也是卫生吗?”

“咳!”我也笑了,“这是没有法子么,什么卫生!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,可是我们八路军,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,正在打仗,那里去找袜子穿呀?”

“不会买一双?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,尽住小村,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?”

“哪里有布呀?就是有布,求谁做去呀?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,“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,”她用手一指,“你要没有布,我家里有点,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,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,冻得发黑的脚,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,这水,这沙滩,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,回到队上吃了饭,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,见了我就说:

“你这人倒实在,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,只是笑了笑,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,等了一会,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,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: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,到我们这里洗吧,多添一瓢水就够了!”

大伯说:

“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!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:

“她不会说话,同志,不要和她一样呀!”

“她很会说话!”我说,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,她看见我光着脚,就心痛我们八路军!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,说:

“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,给我做了一条棉裤,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,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:

“叫大伯穿吧!要不,我就给钱!”

“你又装假了,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,“你有钱吗?”

大娘说:

“我们这家人,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,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,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,是今年春天,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,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,还教她织布哩!你家里的人,会纺线吗?”

“会纺!”我说,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,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,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,我们就有洋布穿,就一切齐备!”女孩子接下去,笑了。

可巧,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,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,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,袜子已经剪裁好,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,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: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?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,“在我们那里,鞋底也没有这么厚!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,“保你穿三年,能打败日本不?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,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,就又成了我新的家。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,又好看。女孩子的母亲,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 90 岁了,还那么结实,耳朵也不聋,我们说话的时候,